

在以往四十多年經驗之中，使我們深深體會到，世間種種的學說、理論、思想都不如大乘佛法，這也正是古德所謂「世間好語佛說盡」，使我們認清楚佛教育的至善圓滿，可是非常可惜很少人去研究它，去把它發揚光大，這是一樁最大遺憾的事情。我們可以說是非常幸運，在這一生當中遇到也認清楚，自己這一生當中深受其利，我們樂意將自己所得到的殊勝利益，與社會大眾一切眾生共享。這就是我們應當發心，將佛教育普遍的介紹推廣，使每一個眾生都能夠覺悟，都能從迷夢當中醒過來，都過自己真正幸福的一生；在佛法說不只一生，生生世世利益無盡。

可是佛教育從釋迦牟尼佛開始一直傳到現代，依中國人的記載三千多年，外國人的說法也二千五百多年，這些實際上無關緊要，緊要的是教義。印度人不太重視歷史，疏忽了歷史，不像中國人。重視教義是對的，這麼長遠時間流傳，當中訛誤之處在所不免，到近代社會大眾對佛教育的誤會愈來愈深，將佛教育貶成宗教，這是很大的不幸。宗教可以信、可以不信，如果是教育那就不能不接受，我們在社會上遇到人，你信不信宗教？不信宗教，沒有宗教信仰；問你有沒有受過教育？如果說沒有受過教育，就覺得很難過，覺得很恥辱。

我學佛的開始，剛剛出家的時候，我的師父是白聖法師，正好那時候他是中國佛教會的理事長，我有機會參加中國佛教會，我就向佛教會提議要做「正名」的工作，把佛教定位在佛陀教育。我這個提議有不少人回響，在佛教會做成了議案，實在說這是中國人老

毛病，會而不議，議而不行，做成議案以後就不了了之。我看到這個現象，以後我就退出佛教會，就沒有參加組織。實在講我這麼多年來，學佛在外面講經說法，任何組織都沒參加，我自己本身也沒有組織，很多人誤會「淨宗學會」是個世界性的組織，錯了，淨宗學會的性質，跟我們中國古時候蓮社完全相同。在中國各地方都有佛教蓮社，不過是把蓮社換一個新名詞而已，內容完全一樣，用蓮社怕大家誤會是宗教，所以換個名詞，換成淨宗學會。淨宗學會可以說宗旨目的是相同，大家都是依據「淨土五經一論」來修學，目的是求生西方淨土，這可以說是共同的。這裡面並沒有組織，沒有總會，沒有分會，世界有許多淨宗學會，每一個會都是獨立，都是自主，我們在當中只有個聯繫。像我們講經的講記，印的這些書籍，錄相帶、錄音帶，我們彼此互相交流、互相贈送，這當中只有聯誼，沒有管轄，這不是一個組織。

去年在新加坡開了一個淨宗學會聯誼會，彼此做友誼上的交流，學習心得的報告，彼此互相觀摩，也沒有一個組織，我們這裡頭沒有組織章程，也沒有選個什麼總會會長。去年聯誼會當中有人提議，李木源居士答覆得很好，我們淨宗總會在西方極樂世界，我們的總會長是阿彌陀佛，這個多好，太好了！這是李會長有智慧。有組織就會有爭權奪利，就會帶來很多的副作用，沒有組織的好，只有聯繫，只有互助合作，使每一個淨宗學會大家相處一團和睦，這個好！我們歡迎世界各地淨宗同修到新加坡來參學，來都是我們的貴賓，我們熱烈的招待，讓他們有賓至如歸之感。關於修學方面，我們盡量提供我們的經驗給他做參考，同時我們也吸收他們的經驗，幫助我們改進，所以這純粹是教育而不是宗教。可是社會大眾對我們的誤會太深，如何能把佛教育順利的推展，這是當前很重要的一個課題，讓社會大眾耳目一新，歡喜接受。它的效果必定能夠淨

化人心，幫助眾生破迷開悟，效果一定得到社會的安定和平、繁榮興旺，大家都能夠捨棄自私自利，轉而互助合作，共同來創造和平、繁榮、興旺的社會，這是佛教育的目標。

我早年說這個話總有將近四十年，還是要從正名下手，孔老夫子說「名不正則言不順」，我們還是要提倡「佛陀教育」，這是世尊真正的傳統。佛教不是宗教，也不是哲學，是至善圓滿的教育，它教學的對象是一切眾生，不分種族、不分文化、不分宗教信仰，一切平等；教學的目標是幫助一切眾生破迷開悟，離苦得樂，這都是經典上明白的開示，一切經論當中，佛說這個話說得太多了。出家人在社會上，究竟是什麼樣的地位，扮演的什麼樣的角色，也要定位，也要讓大家清清楚楚認識他。不至於像往年，六〇年代、七〇年代那時候的香港，香港人看到出家人吐口水，覺得今天遇到出家人倒霉，不把出家人當人看待。七〇年代的晚期，社會風氣稍稍改變了一點，逐漸逐漸好轉。為什麼出家人在社會上給人家這樣鄙視？這是我們要檢點、我們要反省。出家人做的是什麼？什麼地方做錯？惹得社會大眾對我們嫌棄。這裡面最令人誤會的地方，出家人專門為死人服務，好像對社會沒有絲毫的貢獻，社會上的寄生蟲，只會給死人念經，其他對社會有什麼貢獻？

所以在那時候，出家人不得不做一些社會慈善事業，這才慢慢讓社會大眾，對出家人的觀感逐漸改變了。出家人是不是要做慈善事業？不是的，出家人是從事教學的工作，不是做慈善的工作。釋迦牟尼佛一生沒做過慈善事業，他只三衣一鉢，什麼也沒有，身上一分錢也沒有，他用什麼做慈善？殊不知，佛做的是大慈善事業，是救濟根本的慈善事業，救濟人脫離六道輪迴，救濟人擺脫生死，這才是真正的慈濟，究竟圓滿的慈濟。不是說那個人沒得吃，送一點東西給他吃，沒得穿送件衣服給他穿，那是很小的慈濟，那不是

根本。佛法是救人根本，教人了生死、出三界、成佛道。可是教義沒人宣揚，社會大眾不知道，所以出家人今天不得不定位，確定他社會的地位。

確定出家人的地位要從釋迦牟尼佛起，我們大家想想，釋迦牟尼佛在社會上是什麼地位？當年不但他自己，跟隨他的學生，我們在經上常常看到一千二百五十五人，這麼一個大的教學團體，接受佛的教育。可是佛的教育沒有學校、沒有招牌、沒有校舍，在哪裡上課？草地上。樹下一宿，日中一食，過的是這個生活，真的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所以他們得大自在。我們今天仔細觀察，釋迦牟尼佛可以說是一位義務的社會教育工作者，他是社教義工，他這個僧團是社教義工團，那個團不算小，有一千二百五十五人，連釋迦牟尼佛是一千二百五十六個人，是社教義工團，這是值得人尊敬的。因為他們只盡義務不要權力，只盡義務不要報酬，所以得到社會普遍的尊敬。我們後世佛弟子皈依佛門，應當以釋迦牟尼佛為我們的榜樣，為我們的模範，這叫學佛，一定要學得跟釋迦牟尼佛一模一樣。

我們把佛教在這個大時代裡面，二十一世紀把它復興起來，這好事，無量功德。所以要正名、要定位，然後用什麼樣的手段，來推動智慧的社會教育，佛教育是智慧的教育。如何來推動？在現前社會裡面必須要辦學，要辦佛學院，要辦佛教大學。喚起有志於從事義務教學的同學們，他們要真正發心不為自己，為社會、為人民、為一切眾生來服務，絕不求自己的報酬，有這種志願的人，發這樣心的人，我們歡迎他來佛學院讀書。佛學院畢業出來之後，當然最好是由國家教育主管發給他證書，證書就是工作執照，他取得社會教育工作者的身分地位，他在自己國家地區或者在全世界弘法利生，講經說法，他是合法，他是被承認的。如果不取得這個資格，

他是不被社會大眾承認，在有些國家裡面，他在外面講經說法那是犯法。像新加坡地區，你在這裡只要登台講演，都要拿到政府的許可。去年這邊南洋大學理工學院請我去講演，時間雖然是兩個小時，都要拿到政府的許可證，這是對的、正確的。

所以一定要辦學，一定是經過訓練，這裡面訓練著重於德行、學問、能力，各方面都通過嚴格的訓練，由這些人來推廣佛教育，利益眾生，安定社會，達到世界永久的和平。永久和平不是一個理想，可以做得得到，一定要推行佛教育才可以做到，這裡面的道理深廣無盡。在做的方面，技術方面一定要細加考量。我們同學們人數雖然不多，聚集在此地，我們都要有這個意念，都要有這個願望，要真正發心學佛，推動佛陀教育，這是我們一生當中應該盡的義務，我們這一生才不至於空過，生活有意義、有價值。好，今天時間到了。